

湖北金石志

金石志五

唐

尹仁恕妻韋夫人墓志

佚

正書無書撰人名氏題云三代孝子尹府君妻韋夫人墓

志開元二年十一月立

復齋碑錄

襄州徧學寺碑

佚

唐黃門侍郎韋承慶撰太子詹事越國公鍾紹京書將仕

郎阮弘靖建禪院於徧學寺以開元二年立此碑

集古錄目

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建徧學禪院故立

此碑承慶有詞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眾推

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眾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尙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元豐類稿

唐韋承慶撰鍾紹京書按書苑紹京者鍾繇十五世孫按姓纂繇弟演演元孫雅雅五代孫韜韜孫寵寵曾孫法威生紹京乃鍾演十五世孫繇十五世之姪孫耳武后時題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俱紹京筆當時呼爲小鍾景龍間以誅韋氏拜中書令朝廷稱其功勳忠鯁筆翰爲三絕明皇在藩邸愛重其書及卽天子位復拜戶部尙書太子詹

事此碑開元二年立

集古後錄

徧學寺卽周常樂寺襄沔記云陳畱阮氏寓居襄陽於景龍元年捨財創造堂宇卽弘靜也在城東北三里今遺址不可考矣

金石存佚考

重刻頭陀寺碑

佚

頭陀寺碑王簡栖撰黃門侍郎宋州刺史張廷珪入分書

開元六年

寶刻類編

頭陀寺藏殿有南齊王簡栖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

張廷珪溫玉書

入蜀記宣和書譜

按寶晉英光集以爲殷令名書以爲陸柬之書未知是一是二

也嘉慶通志誤廷珪爲兆珪今據寶刻類編改正

裴觀德政碑

佚

唐賈昇撰僧湛然分書開元八年立在峴山

復齋錄碑

裴觀洗馬裴後敬忠子官荊州按察使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孟浩然集有送賈昇主簿之荊州府詩有云觀風隨按察乘騎度荆關昇殆觀之掾屬與湛然卽李嗣真續書評所稱子雲之後難與比肩者也

金石考佚

御製孔子廟堂贊

佚

開元十一年八月四日建

諸道石刻錄

襄州刺史靳恆造愛幢

存正書八面刻在襄陽羊公祠前

唐故襄州刺史靳公道愛頌

○此下隱隱尚有字蹟而不可辨

此行當是撰書人姓名漫滅不可辨
僅存一恆字在二十廿一兩格之間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為大舊多三輔之家今則一都之

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為北津厥繇靡雜亦云難理而前此

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固是

以天子念與我共理而公受願條之寄矣公名恆字子濟其

先西口人也祖師州長史父禮庭奉天尉監察御史代不

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

有器望即溫而聽屬動敬而居簡度量可以軌物德義可以

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潔

勵翼雲翔故一舉為拾遺已有遠致三又為御史侃然正色

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即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厭

羣議及出典外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原

軫超將豈雄上德翁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

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

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路斃

垂餌於剽掠者每十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至於是邦也

政實有素今也推行不遺其方以素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

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知所勸

事則有經訓者眾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深遠旣和且均夫

然人斯恥格庭少爭訟參佐閑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

政成其終也三年而頌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

一季以理迹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暨解

印去郡攀車盈塗或借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而

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出界而皆有言曰捨

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
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己而造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
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德是以刻石立紀彼
陽之陋墮淚成碑比峴山之績頌曰

英英靳公宣哲秉

昇

爲我髦

土作

人元

龜倜儻大節磊落瑰

詞

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選

動必兼選能皆

再踐糾遇邦

惡彌給事典遂及我

人化

流樊沔激

勵素風抑

揚善政

約己爲法

急人

所病

物固推誠事匪忘敬感被於下

仁明在詠舉

德不鮮涉道載深穆然清風慕其遺音靳公既

沒厥迹可尋

勒石是圖以慰毗心

下空此後一行莫辨其有無字蹟

右計四面其第五弟六弟八面全泐絕無一字可辨惟弟
七面存明典二字人思二字又嘉字下半耳約是七行

刺史靳恆遺愛頌張九齡撰高恆慈書開元十一年立

襄州寶刻類編

唐刺史靳恆遺愛頌并陰張九齡撰高慈正書開元十一年立碑陰述羣官陪靳使君登峴山紀文

復齋碑錄

池北偶談記峴山一石幢臥地上其文可辨者十字曰石於山顛播清芬而不已末云開國男張九齡撰乾隆乙卯移植羊公祠中揭而視之卽遺愛頌也此幢凡八面六行行四十字而此文裁七百四十一字殆係全書而阮亭所辨之字不在焉後四面漫漶無一字存者豈阮亭但見其後面不見前耶靳公本文苑英華誤作靳他書亦有泐其誤者今在羊公祠西廡壁間

金石存佚考

此文凡七百二十字可辨者僅四百三十二字今據文苑英華補其闕文其先西□人也英華作其先某人也代不

苟合英華代作世豈雄上德英華雄作爲每十五六英華
十下多有字物知所勸英華知作加夫然人斯恥格英華
然下多後字屬城晏如英華如作和暨解印去英華暨作
旣或借畱無緣英華或下多願字而皆有言曰英華無有
字惠愛之結深英華無愛字哀可知矣英華矣作已動必
兼□英華作選動必兼勒石是圖英華勒作斲今皆以石
本爲正立幢年月及撰書人姓名皆泐藉寶刻類編以顯
其全文則藉文苑英華以傳王新城所見之十字此幢所
無當另是一幢未可強合爲一人案寶刻叢編載此碑其
目云唐刺史靳恆遺愛頌并陰又引復齋碑錄云陰述羣
官陪靳使君登峴山紀文幢凡六面其五六兩面文字殘
泐不可辨殆卽叢編所謂陰面也

筠清館金石記

右襄州刺史靳恆遺愛頌刻于石幢幢凡八面此居其半
在襄陽拓不甚精審而錄之得三百八十一字嗣見淵鑑
類函載有此頌自公名恆至其若是乎而止并缺其先以
下四十四字而先王以下七十九字原軫以下十六字至
於是邦以下百十七字五里已終朝五字又十一年作十
二暨解印作既弗及作不及皆有言作皆言竊憾其文之
不全又不悉其所據何本然以是知靳公之名恆與夫撰
之者爲張九齡而又多得世六字矣續閱嘉慶通志據文
苑英華錄此全篇并引寶刻類編一跋又知爲高恆慈所
書與夫立幢之年而淵鑑作十二之誤矣因據英華以補
碑之闕而詳勘其字句之異并多審出四十三字而校正
前此所錄之數誤居然窺全豹矣最後見筠清館金石記

載是刻亦據英華以補其闕考其異取以互證有吳所審出而今尙缺者亦有今所審出而吳尙缺者再檢拓本按格細審又得一十九字如式錄之殆無遺憾與我共理英華本共上多之字瞻望弗及弗作不動必兼選作選動必兼其他吳氏所已言者悉從刪削嘉慶通志所引誤推行爲惟行遺音爲遺言并脫頌曰之頌字吳氏所得只六面椎拓未全所錄碑文內及聞公之喪句脫之字皆據石正之斯恆唐史無傳高恆慈叢編作高慈補訪碑錄沿承其誤第二行恆字尙存故可決其非也後四面剝泐尤甚惟第七面第三行存嘉字下半五行存明典字六行存人思字其上似是郡字疑是述後人追其德而修明典祀之詞至王新城所辨之十字及張九齡撰云云則絕不存一字

矣相去不及百年此幢世不多拓不應磨滅已盡峴山石幢亦無此數字此外并不聞復有石幢殊不可解

羣官陪使君登峴山記

伏按寶刻叢編以此記爲碑余今驗頌刻幢前四面記當刻後四面非碑余也

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伏從文苑英華錄人

有梁拓迹開統建邦立號皇業始於憂勤霸功成於海縣乃昭事上帝惠綏遠人文軌通於四表正朔繼乎三代屬天步未夷皇綱中圯巨猾開壘大盜潛移宗廟鞠爲禾黍衣冠翦爲戎狄則我梁之業將墜於地國之禮祀蓋無主矣而天未絕商鼎猶視夏炎精翳而復揚文德懿而方肇明命斯在神休允歸則我中宗宣皇帝代宗明皇帝乘彼樂推撫其歸運

者矣宣皇帝諱訢明皇帝諱魏姓蕭氏蘭陵中都里人也房
雲祚商大火封宋功昭革夏之業盛德明周之禮故能慶緒
崇緬哲源浩濬樂叔之封既命遂列於諸侯商辛之祚克昌
俱有於天下始宋公子食采於蕭國以得氏其後居於豐沛
自漢丞相何侍中彪奕世載美不忝前列泊於裔孫整東晉
淮陰令始渡江居於南徐州之蘭陵焉整生雋及鎔雋曾孫
道成是爲齊高帝鎔以四代孫丹陽尹順之生高祖武皇帝
衍高祖生昭明皇帝統宣皇卽昭明皇帝之子明皇卽宣皇
帝之子也降元精之吉乘正陽之氣星斗發祉日衡兆祥德
叶於天地之和名書於帝王之籙故其本枝崇慶厯試肇迹
勿用而履夫重剛明夷而蒙彼大難乃鞠旅樊沔投戈雍梁
正始東國化行南紀取長沙而兵不血刃戰江夏而舉無遺

策推賢用之而如不及委政授之而心不疑一作不疑心誅獫狁

而廓天關掃機槍而清帝座遂撫方夏用膺徽號訓兵同於

一旅申命式于九閭克祇上靈之睠光啓中興之業于斯時

也飛鴻滿野戎馬生郊庭旅荆棘室同煨燼由是躬大禹之

菲薄同衛文之節儉千里襁負一年成都適其樂國歸我有

道者蓋同於遷幽而居岐也於是蒐夢澤朝渚宮五德配天

二郊在國不失舊物重覩漢宮之儀叶於新命還秉宗周之

禮用能布令結援修好申盟我譽延乎四方人心洽於一德

始則誕受多福終亦繼明重熙豈惟敵國挫師克申威武信

亦强鄰結好芬若椒蘭謹其外虞宏我邦本孝心虔於紱冕

儉德過於茅茨立教以至仁爲宗宏風以清靜爲樂豈非古

之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夫方觀兵上國清蹕中壤混一區宇

削平四方而乾道臨於大過雄圖屈於知運霸功則肇王業
未宏雖慷慨於當年竟遲回於卒歲者矣嗚呼陵谷驟改市
朝無處荒墳歸然蔓草蕪沒孟嘗尊貴獨愴雍門之言魏武
英威空畱士衡之弔有可悲矣嗣子宗屬金陵畢氣天祿永
終山川不出於伯符歷數有同於歸命終我梁祚是爲虞賓
其天意也豈人事也次子珣梁南海王隋左光祿大夫梁國
公食邑三千戶贈遷州刺史承百祀之重稟二宗之慶恩昭
異代禮崇備物子鈞皇朝中書舍人率更令崇賢宏文兩館
學士鈞子口皇朝渝州長史贈吏部尙書疇其慶靈俾爾戩
穀盛名昭於海內高秩謝於人寰寶彰燕翼之宜克享褒崇
之禮嗣子曰嵩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尙書兼中書令河西節
度經略度支營田九姓長行轉運等副大使知節度事判梁

州事赤水軍使檢校天下諸軍兵募健兒使集賢院大學士
上柱國徐國公秉靈迪哲體道正白我人秀惟其國禎亮
采而三階已平時咨而九功式序糾易王慝緝熙邦政文武
體用清明在躬地奉紫垣之寵門延絳河之貴永言孝思式
是前烈雖大統云集而鴻芬莫記時逢喪亂跡昧於亡隋之
年運屬光華功盛於有唐之日邱墟遂遠碑表莫存豈使配
天之功不勒於金石終古之美永翳於邱山式繼武於烝夷
俾披文於大隧緬思至道俯課虛懷幸陪論政之餘空愧知
音之託乃爲銘曰天祚我梁受命而王於穆烈祖昭惟武皇
德配華夏功成翦商克受丕祉宏茲太康陰極爲剝泰終而
否九伐未修四郊多壘戎州孔熾王室如燬不有繼明孰彰
代祀四子有命□□代興麻數攸在天人叶徵靈心允洽立

德昭升□有成命其歸與能長江作限上京未復永念殊邦

思同比屋拔山雖壯遊水何速嗣王不辰終我天祿洪惟德

門卓彼孝孫弼我王道宏其政源式播前烈貽厥一作將貽後昆

靳茲琬琰

永馥蘭芬

一作燕

焉哉昭邱一望盡煙埃楚塞斷今

荆門開緬千里以環繞

一作迴

見二陵之崔嵬銅臺虛兮總帳

暗金局闕兮黃鳥哀嗚乎百年人畏其神者豈獨軒轅之臺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開元二十一年其裔孫嵩追建

其前題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

姓名已殘缺按唐紀開元二十一年韓休實爲此官然則

此碑乃休之文也碑後題金紫光祿大夫行光祿卿駙馬

都尉而姓名亦殘缺者蓋嵩之子衡也

金石錄

後梁宣明二帝碑在長林縣南一百五十里唐韓休撰

輿地

碑記

韓公井記碑

貨

韓公井

三字分書從古刻叢鈔
蔡人原注闊六寸許

不作書人名氏八分大書三字曰韓公井其記真書舊傳
井有靈人不放汲唐采訪使韓公酌而飲之由是汲者無

患故以爲名韓公名朝宗碑以開元中立在宜城

集古錄目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訪使韓朝宗以襄
州刺史兼山南東道采訪使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
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

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牆由梁太祖父烈

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此記今移在郡廨中

元豐類藁

〔玄〕宗御注道德經

佚

道德經〔玄〕宗御書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在江陵府

寶刻類編

金剛經石幢

佚

唐金剛經石幢開元二十六年建在龍興寺

輿地碑記目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

佚據文苑英華錄入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爲理者也理之爲極故受之以無爲昔之眞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無窮所以

爲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
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毖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繩契
映明月而小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
數棼絲言說滋蔓粵有紹興法寶超詣眞宗由密意而到清
涼域秉圖照而入空寂舍無間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
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
人本名法顯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卽雙峰忍禪師門人也
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
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
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
上戲爲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剃落始配
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孟上堂逢一神

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鄱陽所憩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鄱陽大旱師爲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止而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煙火眾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若莫能惱害至永_○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珠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己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

師穿墓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枉開其畱書
乃菩提達摩之論也及築墳傅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條
然墓成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
終師廬於墳所遂經三載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
牛乳其味凝厚眾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碗佛前
乃成舍利旬日之後碗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
貫色有似樗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
分與而去夫其畢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
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動此
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
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眾響臻羣疑景附推分請益波迴山
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

如振風之過眾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
天三論飲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跡不覺神醉
太巫捨棧靡旗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
左相兼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靳瞻言歸省因得禮
尊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遊私艱
重集於蓼無怙何恃創鉅瘡窮負土壤傷泣血廬次大師哀
其劬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冤毒之海其後皇圖
復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請大夫旋追赴市
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雖間闕積年而誨誘無
遠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年諱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
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
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

禪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人物變異香氣晦合
池水自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柏彫瘁四部雷
動三界霑泣或絕於地或訴於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
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敢遷
閉近日薄加香漆四眾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而
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徵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
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暇昧難可以智知孰能以
識識住持強固永爲宗極以適之心存遺偈力荷慈緣髣髴
鑛鑠依稀大傳摘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玄德
以昭播人天其詞曰皇矣能仁圓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爲禪
族繼體前聖傳燈後學舟梁愛河掎拔情嶽肇允光相翻飛
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尊霽零嚴戒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

獸還魂獨絕人代蒸枉林野魔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
編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如歸往虛來
實遇病爲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於機我於
往昔天方薦瘥徜徉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上密受爲多未
究深海徒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怖徧身見血
深入靜思義開形閭當知恆住敢告非滅

龍興寺法現禪師碑銘李適之撰主客郎中右補闕集賢

殿學士呂向書天寶元年九月立於蘄州

寶刻類編

按唐書李適之太宗廢太子承乾之孫懷州別駕象之子
也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二十七年以祖得罪見
廢父又遭則天所黜疏請歸葬昭陵闕內詔追贈承乾爲
恆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郇國公天寶元年爲左相五載

罷知政事坐貶宜春太守碑中有先君佐斲之言於史傳

無所見

金石錄
佚考

混元皇帝像碑

佚

混元皇帝像在郡西五里天慶觀開元二十九年牛仙客

奏置天寶元年劉守珣刻之石

輿地碑
記目

出巫峰門過天慶觀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

巴東太守劉瑫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

姓名字亦佳

入蜀
記

襄陽令庠狄履溫頌

佚

唐周擇從撰蕭誠書天寶三載正月

金石錄

襄陽令河南庫狄君遺愛頌天寶中周擇從撰蕭誠書石
已中斷僅存其半云名履溫時之後按北史庫狄時傳其
先遼東人段匹磾之苗裔以避難變姓庫狄集古後錄

唐書宇文融傳融奏庫狄履溫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
假御史分校州縣括正邱畝招徠戶口履溫有夏晚初霽
南省寓直詩注云時兼尙書郎節度判官庫狄本複氏寶
刻類編直以爲狄履溫非也金石存佚考

尹氏孝德記

佚

唐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柬之撰不著書人名氏
忬字守忠襄陽人事親居喪皆以孝稱貞觀龍朔中再有
詔褒美旌表門閭碑以天寶五年立集古錄目

襄陽尹氏世以孝聞天下嗣宗生怍怍生慕先慕先生仁恕一門四闕而此記又張柬之作忠臣孝子萃於一碑可尊也

集古後錄

襄陽令盧僎遺愛碑

佚

唐閻寬撰史惟則八分書碑字殘闕

集古錄

唐太子正字閻寬撰伊闕縣尉集賢院待制史惟則八分書僎字手成范陽人爲襄州長史此蓋去思碑也碑字多

殘缺不見所立年月

集古錄

襄陽令盧君德政碑天寶中立

金石錄

在襄州史惟則八分書

金石略

按僎臨漳人從愿從父自聞喜尉入爲翰林學士終吏部

員外郎閻寬爲醴泉尉史惟則名浩以字行天寶中嘗爲

伊闕尉後至殿中侍御史

金石存
佚考

放生池碑

佚

唐襄陽太守山南東道採訪使李愷撰字爲八分不著名

氏愷以城下漢水爲放生池立此銘不著年月

集古
錄目

放生池石柱銘

佚

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
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
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

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

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也

集古錄

不著書撰人名氏天寶十載李愔爲襄陽太守父老李君

秀等請以襄陽臨溪兩縣江水近城者爲放生池止人魚

釣立石柱於東西境上以表之因以君秀等狀及州符刻

放於柱上

集古錄

天寶六載在襄州

聖池記

天寶十載李愔記在府城小北門外

輿地碑記

李愔并州文水人連徙襄陽河東并兼采訪處置使

唐書忠義傳

傳

襄陽牧衛玠遺愛頌碑

佚案寶刻最編作衛玠寶刻類編脫玠字李邕撰蕭誠行書天寶中立

襄陽牧獨孤冊道愛頌碑

佚

獨孤府君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嘗登峴山讀此碑碑爲四面而一面字完今人家所傳祇有一面而余所得有二面故其一面頗有譌缺也府君諱冊字伯謀河南人也其文不完故不見其始終蕭誠書世多有而此最

佳

集古錄

唐江夏太守李邕撰蘭陵蕭誠書府君名冊字伯謀河南人嘗爲襄陽刺史此碑襄陽人所立也石爲四面其兩面剝缺不可讀不知所立年月

集古錄目

唐李邕撰蕭誠行書天寶中立

金石錄

唐獨孤府君碑在峴山

輿地碑記目

蕭誠蘭陵人起家奉禮郎開元初時尙褚薛誠爲之最拜

右司員外郎

述書賦注

按獨孤氏出自劉氏後度遼將軍進伯擊匈奴被囚于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以爲谷蠡王號獨孤部後以其部爲氏在唐書九十八族之中而冊名不見世系表考孟浩然集有陪獨孤使君同與蕭員外證登萬山亭詩同字疑卽冊之訛而蕭員外證卽謂誠與

金石存佚考

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尙碑

佚據文苑

英華錄入

肇有含氣則鷹鷂逐鳥虎狼噬人最靈於其間嗜欲萌而六根動利害交而五兵作文一作雲演乾坤至於性命老陳道德循於天下不究因緣之本不知大千之廣而內盜方扇心塵

益悖長園合於三界猛焰流於四生乘時雷震性佛能救

一作

世於是超六度之岸轉三乘之輪馭指南於迷路建高燈於

黑夜翻海滅焰擊山潰園蒼生既孤再獲慈母人天之奉大

矣遠矣微塵法門吾道一貫承此印者歸乎上人仁和尙諱

惠真南陽冠族張氏也父大禮銀青光祿大夫坊州刺史靈

降右闕慶延仁宗太夫人陳氏誦法華經屢有祥應卽誕和

尙體益康寧而衾褥彌潔每啼聞誦經則止而聽之六年發

言輒諧經義七歲誦書日記萬言默誦一作尋法華經安樂行

品因捨儒學專經大乘年十三剃度隸西京開業寺事高僧

滿意意公門人皆釋侶珪璋和尙年幼道尊以爲之冠十六

受十戒持護峻整名重京師進其經旨遍覽毗尼意謂未圓

尋文果闕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遇淨三藏自摩偈陀還

淨公謂曰西方學者亦殊宗貫假欲詮正如異執柯一作因就何

悉授所賞律集與之俱返纔二年間罔不懸解績成手部名

曰毗尼孤濟蘊始以五月十六日結夏安居僧聞盡愕喧然

雷動門人來問答曰迦利底迦星此其後門人未達既而無

畏三藏以五月十五日至京師眾僧怪而問故三藏曰五視

一作是迦利底迦星合時來正當日結夏耳迦利底迦星即火

星也由是緇林聳歎與聖人一字無合符梵僧長老尙多初至

長安和尙修謁膜拜方半多公喜曰爾非真邪留之座隅密

付心要當陽弘景禪師國都敎宗帝室尊奉欲以上法歸之

和尙衣請京輔大德一十四人同往南泉以和尙爲首昔智

者大師受法於衡岳祖師至和尙六葉福種一作鍾荆土龍象

相承步至南泉厯詮幽勝因起蘭若居焉地與心寂同吾定

力室與空明同吾惠照躬行勤儉以率門人人所不堪我將
禪說至於捨寢息齊寒暑食止一味茶不非時賞遇歲荒野
人茹草和尙如之門人勸論對曰順正行事亦如來教也中
宗聞之將以禮召時弘景禪師在座啓于上曰此人遙敬則
可願陛下不加強也撰苦提心記示心初因開佛知見升堂
入室者則必親授此外物一無物字祕之立教之宗以律斷身嫌
戒降心過應捨而常在無行而不息離心色一作色則淨淨皆
亦離則無生內外中間無非實除際要因四攝成就五身始
以上觀悟入終於蓮花正受平等法門究竟於此師子國目
加三藏來謁歎曰印度聞仁者名以爲古人不知在一作界世
本國奉持心記久矣其尊稱微言冥究佛心而神局一作局遐
域一行禪師服勤規訓聰明辨達首出當旣奉詔徵泣辭和

尚而自咎曰弟子於尚法中痛無少分後與無畏譯毘盧經
義有不安日以求正決於一言聞者洗心每謂以法授人不
宜容易從人受法鮮克有終故善來眾生悉蒙慈覆至於悟
戒承法千無一焉或問南北教門豈無差別對曰家家門外
有長安道又問曰修行功用遠近當殊答曰滴水下巖則知
朝海又問無信根如何勸發曰兒喉既閉乳母號慟一作大
悲無緣亦爲歔歔嚴而簡重慈而有威望而能進者寡矣弟
尚書右丞紹真行備乎身德及乎人元老太保陸公象先名
臣韓京兆朝宗宋兵部鼎葦刑部虛舟僉契慈緣而承善誘
如其仁哉天寶十年二月既望北首右脇臥入禪定中夜而
滅享齡七十九經夏六十報年之限涅槃之時同於如來者
昔未曾有遺命門人曰聖教無服慎勿行之弟子正知法臻

等哀聞大千感動他界先時雙泉竭大霧昏白光照室半若
橫血法門無蔭之徵也刑部韋侍郎時臨荊州躬護喪事以
三月一日厝于西巖山林變衰鳥獸號咽有意於道者莫不
擁心灑涕和尚質孤晴山神瑩澄海妙聲宣布而剛強悽感
慈眼運照而獨腦清涼使祥光洞明枯木蕃榮得舍利於神
人教天龍于冥晦其元慈幽護則病者愈而死者生高僧遙
請而帝夢叶學徒聽法而天樂下昭聞殊方不可殫載初聞
一行終天下賜諡曰大惠禪師及和尚滅度追諡同之三方
如來皆同一號此其證也正知者聞梨持和尚心印璨法闍
梨轉和尚義輪以華聞風永懷俾強名道其辭曰荆南正法
大士相傳灌頂尊記乃吾師焉一作吾師受焉備修眾善不染牽緣
法華三昧惠照無邊菩薩普門我願亦然煩惱牙折菩提鏡

懸戒比秋月法若春泉不動南楚仁周大千本來常淨自性
無遷漸則生頓光依魄圓隨順生死芭蕉豈堅蕭蕭塔樹永
對爐烟

荊州南泉大雲寺故蘭若和尚碑李華撰今已佚

金石存佚考

總管道國公周法明墓志

佚

至德中在黃州

金石錄

碑久佚按杜牧樊川集有東川節度周墀墓誌銘其文曰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
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自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
逃西晉亂南去黃岡靈起仕梁爲桂州刺史生炅在陳爲
車騎將軍生法明年十二朝命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爲趙

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受總管蘄安十六州軍事光祿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云云此卽法明之世系仕履也

存佚考

刺史杜敏生祠碑

佚

唐張璨撰史惟則八分書碑乾元二年立在蘄州

集古錄

蘄州刺史杜敏生祠頌張璨撰史惟則八分書題額乾元

二年五月

金石錄

在蘄州

通志略

始興張氏君政韶州別駕四子子沖沖子弘讓循州錄事

參軍弘讓

子庭訓庭訓子緒緒子璨

唐書宰相世系表按墨池編云史惟則

名浩天寶中嘗爲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
集古錄云唐世分隸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
惟則也金石錄棠所書碑凡二十八
面生祠碑居其一焉借乎不得見之

三公廟碑

佚

三公廟碑唐呂諲以陶侃羊祜杜預三公聚爲一廟後又

祀諲于其西元結爲之記云

與地碑
記目

江陵尹呂諲廟碑

佚

衛密撰碑云上元紀歲之明年詔始置南都以荊州爲江
陵府命長史曰尹按元紀所撰呂公表與肅宗實錄皆云
上元元年九月改荊州爲南都獨此碑以爲二年改恐誤

金石錄

江陵尹呂譔廟碑衛密撰顧誠奢書

輿地碑
記目

呂譔河中河東人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累兼殿中侍御史肅宗才之遷武部侍郎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罷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譔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譔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榔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譔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譔之相與李揆不平旣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卽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遣人刺譔過失譔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譔苦羸疾卒

年五十一謫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爲荊州號令明賦斂均
一其治尙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
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謫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
裒錢數十萬徙祠府西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有司博
士獨孤及謚曰肅

唐書本傳

江陵尹呂公表

侯據元次
山集錄入

上元元年置南都於荊州爲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爲江
陵尹兼御史大夫分陝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十七
州爲荆南節度觀察使理荆南三年年五十一薨於官嗚呼
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厭兵革不愛蒼生歟公明不盡
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求人之犯正不

形人之僻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跡不矯時內含端明
外與常規其大雅君子全於終始者邪公所以進退其身人
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其德頌元化者誰與頌
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
得乎結等跡參名業嘗在幕下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
石畱於此邦

呂公表元結撰願誠奢八分書上元元年建巳月

集古錄目

景祐三年余謫夷陵過江陵謁呂公祠堂見此碑立廡下
碑無趺石埋地中勢若將踣惜其文翰遂得斯本而入於
地處字多缺滅今世傳元子文編所載首尾不完中間時
時小異當以石本爲是集錄實不爲無益矣然石本亦自
多亡缺可不惜哉

集古錄

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願誠奢書杜甫
集有贈願八分文學詩卽誠奢也誠奢八分不多見余所
得者衛密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慎微碑爲四耳
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按唐
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元二年七月辛卯譴以母喪罷
十月起復上元元年五月壬子復罷爲太子賓客今此表
及云乾元二年六月丁內憂上元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
小不同未知孰是

金石錄

王粲石井欄記

佚

魏侍中王粲故宅在襄陽其石欄至唐猶存上元二年山
南節度使來瑱移之於刺史官舍參謀甄濟撰記判官彭

朝儀書上元二年七月立

集古錄目

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儀書

元豐類稿

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

文得之爲可喜而朝儀書尤善皆可喜者也

南豐集古錄

碑在都統司內

輿地碑記目

鄂州二篆字

佚

鄂州二字唐寶應二年李陽冰篆其碑初篆時鬼神泣空

中士大夫爭摹以致遠謂可禦魑魅

輿地碑記目

殊亭記

佚據元次山集錄入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正爲理故政不

待時而成於戲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昭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出柱山上佳木相蔭常多清風巡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跡殊爲亭又殊因命之曰殊亭斲石刻記立於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焉

殊亭記廣德元年元結撰今已佚

金石存佚考 按薛季宣集語集有新作殊亭

詩中云元碑時俗令遺集真空張又云傷亭苦弗補新亭直殊美書文兩奇絕蹤跡存市指意謂舊碑已亡當據集本重立也

黃鶴樓記

佚據文苑英華錄人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記觀其聳據巍

我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舒四圍霞敞坐觀井邑俯拍
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乃可賞
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沔
等州都團練使河陽穆公名_溫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
政其凝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極長
川之浩浩見眾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跡可
挹嘉叔偉之芳塵乃喟然歎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并是浮
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
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閻伯理撰魏萬程行書

金石錄

在黃鶴樓唐永泰中閻伯理撰魏萬程行書李陽冰篆額

輿地碑

記目

五

金石五

三

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
號爲天下絕景樓已圯故址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樓榜李
監篆石刻獨存

人蜀記

樓本因山得名南齊書謂仙人子安乘鶴過此而圖經則
云費禕述異記又云荀爽記兩載之傳疑也元末明初始
歸之呂岳而回道入遂雄據是山矣

金石考

左黃州表

佚據美山集錄入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震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
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嗚呼天下
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以東海濱之南屯
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

頌乎又後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嗚呼近年以來以陰陽怪變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敢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肅宗以王璵爲相尙鬼神之事分遣女巫徧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之地誅求金帛積載於後與惡少年十數輩橫行州縣間至黃州左震爲刺史震至驛而門局不啓震乃壞鎖而入曳巫者斬之階下惡少年皆死籍其緡錢巨萬金寶推積悉列上而言曰臣

已斬巫請以所積資貸以貸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當

萬死朝廷厚加慰獎拜震商州刺史

國史補

廣宴亭記

佚據次山

集錄入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以爲候舍漫叟
家於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驗之圖記實故吳冥遊之
地縣大夫馬公登之歎曰謝公贈武昌詩云樊山廣開宴
非此地邪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廣宴亭何如漫叟頌之曰古
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有廢遺尤異
之事如此亭者誰能修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使公方壯而
有是心也吾當裁畜簡札待爲之頌故爲廣宴亭記以先意
云

廣宴亭記元結撰廣宴亭在樊山

金石有
佚考

夏侯宋容墓表

佚據次山
集錄入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沒於私家門人弟子愛思不忘願
旌遺德將顯來世會予詔許優閑家於樊上故爲公作表庾
子中公鎮岳州予時爲尚書郎在荆南幕府嘗因廉問到公
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年矣人疲州小比太平時力役
百倍公能清正寬恕靜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服悅爲當時
法則及公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州里與山野童
孺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天壽哀樂戀意澹然吾
是以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撓德充於外者事不能誘公之
所至其獨有乎於戲公旣壽而貴保家全歸於今之世誰不

榮羨至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縣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夏侯宋容墓表元結撰在武昌縣與地碑記

怡亭銘

序序篆書銘
分書在武昌

怡亭銘
嗚呼悲鷗卜而高止李陽冰
名而篆止悲乳素而銘止曰
崢嶸怡亭磐礪江汀勢壁西
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曰月
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願
余逃世於此忘形

元泰元乙巳歲夏五月十
一曰隴西李甘

直上西南

怡亭裴鷗卜而亭之李陽冰名而篆之韋虬美而銘之曰
崢嶸怡亭磐礴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日月所
經眾木成幄羣山作屏願余逃世於此忘形

永泰元乙巳歲夏五月十一日隴西李莒

口口直上西南

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
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分書刻於
島石常爲江水所沒故世亦罕傳鷗不知何人虬代宗時
道州刺史韓愈爲其子復墓志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
宗朝屢諍數命以官多辭不拜然唐史不見其事李莒華
弟也

集古錄

第一千三百九十五唐怡亭銘裴虬撰李莒八分書李陽

冰篆永泰元年五月

金石錄目

怡亭在殊亭東唐裴鷟作宋蔣之奇云怡亭銘刻於江邊
巨石之上乃唐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裴虬爲之銘世謂

三絕

明統志

銘在武昌縣江中洲嶼間夏秋江漲則沒於水故拓本稍
難得王象之輿地碑目亦遺之又江夏縣有陽冰篆鄂州
二字世傳初篆時鬼神泣空中士大夫爭摹以致遠謂可
禦魍魎今不知所存矣廣韻裴姓伯益之後封於菑鄉因
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此碑裴一從衣一從邑
兩字通用也末題永泰元乙巳歲不言元年者歲年同物
省文互見也裴虬字深源大厯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
道州刺史杜子美集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
卽虬也

潘研堂金石錄

此銘集古錄外它家皆未收錄唯楊用修墨池瑣錄云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之詔不是過也則此銘似爲用修所賞而所輯金石古文亦不之載何也說文裴翬俱薄回切裴衣長兒邈河東聞喜縣姓氏字本當作翬今經典相承皆借裴此更兼用之

金石存佚考

銘前有序云怡亭裴鷗卜而亭之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美而銘之皆篆書其下銘詞八分書題永泰元乙巳歲夏五月十一日隴西李莒書集古錄云鷗不知何人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鷗與虬並一格鷗容州長史虬諫議大夫虬又見昌黎集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載其父虬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樊氏注亦引歐公跋文并據昌黎此誌以虬爲諫議大夫不云爲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

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愚謂杜工部湘江宴餞裴二
端公赴道州朱氏注浯溪觀唐賢題名河東裴虬字深源
大厯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是永叔當據此
題若怡亭銘無虬爲道州事樊氏蓋以意度之又云虬爲
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按舊唐書代宗紀大厯五年四月
庚子臧玠據州爲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
州刺史楊濟各出軍討玠則因已見諸史而樊氏更失檢
也據紀文三年十二月道州刺史崔渙卒銘石在武昌縣
虬于時當代崔渙任紀文說書于前江中小洲上水潦浸薄往往沈沒拓工不易爲力吾友章
逢之獨以二紙見遺逢之綜貫史學與余篤交誼其所投

贈若此可感

投堂金石文
文字續藏

怡亭銘在武昌縣北觀音巖面臨大江夏秋水漲則銘浸

水中拓本頗難得此冊漢陽葉東卿所贈稍嫌墨暈然亦近拓之佳者裴虬代宗時道州刺史集古錄謂唐史不見其事武虛谷引舊書代宗紀一條余按舊書張建封傳大[蘇]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于觀察使韋之晉則虛谷未及引也銘文余逃世之上是願字湖北通志釋作願孫淵如觀察亦謂當作願予得此本足定其誤

鐵橋漫稿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裴鷗裴虬皆御史中丞曠之子鷗官容州長史虬官諫議大夫李莒爲隴西李氏工部郎中舒之子李華爲趙郡李氏典設郎恕己之子集古錄謂莒華弟也誤矣

鈞清館金石記

右刻前篆書六行行四字字長三寸四五分後隸書五行行八字又三行皆低一字字徑寸二三分末行下有小隸

書四字似是刻工姓名上二字已漫滅在湖北武昌縣據
文知怡亭爲裴鷗所築李陽冰爲名曰怡亭并篆此二十
二字其銘又爲裴虬作而李莒別以八分書之一刻而分
篆隸又爲四人之事皆所罕見亦文人好奇之病也外舅
潛研堂跋尾云裴虬字深源杜子美集有次湘江宴饌裴
二端公赴道州詩卽虬也中洛按此刻歐陽有跋云云予
攷昌黎裴復墓志言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
丞父虬諫議大夫以唐書宰相世系表證之乃洗馬裴氏
天壽之後也御史中丞曠有四子長曰鷗南監本誤鷗容州長
史次曰虬諫議大夫虬子復河南少尹皆與墓志合而以
杜子美詩題稱爲裴二證之則鷗卽虬之兄也歐公偶未
細考耳侍御史官從六品諫議大夫則正四品當是其後

來遷轉之官也又考李華見唐書文藝傳而傳不言其弟
莒以史表證之華爲趙郡李氏太沖之曾孫而並無弟及
莒名又考隴西李氏德宗朝相西平郡王晟表亦無莒名
者而別有武后時相道廣一表言其乃漢李陵之裔歸魏
賜姓爲丙其後有唐左監門大將軍燦高祖與之有舊以
避世祖名賜姓李氏則道廣之弟三世正名莒疑卽此書
銘之人也李氏以隴西爲著望故莒亦自稱其郡爲隴西
耳獨表何以趙郡華下不載莒名而華傳亦不言有莒若
舍傳與表又何以知莒爲華弟皆可疑者也豈傳爲宋景
文所撰或可脫去豈歐公表內本有莒後人因華傳無莒
從而去之與然據表所列華與莒本屬兩宗歐公所謂華
弟者蓋當時聯爲同姓而華齒大於莒乃以弟呼之故華

傳不載耳

古泉山館金石文編

李華集中有與弟萼書一則史稱李華趙郡贊皇人此題

隴西李萼其郡望也

平津讀碑記云直上西南語似未了疑尙有一行

在其左漫漶不可辨耳翟先生云似是刻工姓名則固未及細審也金石續編失載此行筠清館金石記作□□之作石又遺一作之西誤

山南東道四大字

佚

山南東道樓卽昭明臺在城中央唐李陽冰篆書山南東

道四大字端平間襄陽失守陽冰之篆亦軼

襄陽府志

惠公禪居表

佚據次山

集錄入

泝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公

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爲全己之無欲各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因人灾患勸守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爲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溝塍荒皋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人欲增修塔廟託禪師以求福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創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臺修廊夏寒松竹蒼蒼周流清泉岑嶺複抱眾山回旋斯亦曠絕之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善以事誘人及人將善固不以事爲累吾以所惑咨於禪師禪師曰公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我復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大夫孟彥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乎故命之作贊贊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如水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羣黎將引天下同於湧溪

惠公禪居表元結撰在武昌

輿地碑記目

杯樽銘

伏據次山集錄入

郎亭西乳有漿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爲亭石有窻顛者因脩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杯樽乃爲士源作杯樽銘銘曰

窻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寶而底似傾幾欲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僥狡日益僞薄誰能拔飲共守固樸

杯樽銘元結撰在武昌

湖北金石錄

杯湖銘

佚據次山集錄入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反古胡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曰杯湖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杯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爲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爲人厭者勿泛杯湖

杯湖在樊山郎亭間方一二里蓋士源居退谷杯樽之下

命曰杯湖元結有銘作杯亭

寶地紀勝

退谷銘

伏據次山
集錄入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爲淵滿谷生壽
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修
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
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爲
吾規干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
谷漫叟

退谷在樊山郎亭間元結故居也次山招孟武昌詩序云
漫叟作退谷銘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杯湖銘曰爲人
厭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爲人

厭作詩招之詩曰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
杯湖發清漪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遊杯湖
任來泛云云

輿地紀勝

異泉銘

佚據次山文集錄人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迴山山
顛是秋崩折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浮江中可望於戲
陰陽旱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
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
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爲其當不可闕拆石出焉何用作銘銘
于異泉爲其當不可下窮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此爲
銘者忘道也歟

吳泉在西塞山天寶中泉自山巔垂流四百仞元結命曰

吳泉

實地紀焉

馬珣石門歌並題名

鐵探嘉慶舊志錄入

左一石右一石石門中有□□客□岫□懸崖裂□江□□

□劍闕□□□□□□石門窠尊□□□外□□□□□

□□□

石門在武昌散花灘兩石對峙如門郭祥正詩云雙崖屹

然起別解認題識乃知賢令尹曾同漫叟醉唐武昌令尹

馬安嘗與元次山醉于石門之下石刻存焉

輿地紀勝荃孫按馬珣

說馬安傳寫誤後碑記又作馬向

石門山在武昌縣東五里兩山對峙如山唐武昌令馬珣

與元結遊石刻尙存

明統志

馬案石唐馬珣石門歌石刻在武昌縣城北江邊山壁縣志載珣於廣德元年爲武昌令有文有政昭著當時按王象之輿地碑目云唐令君馬向石門石刻在石門引郭祥正詩曰雙崖屹然起劉薜認題識又註云石刻存焉珣作向誤是刻濱臨大江字跡漫漶前後屢存二十八字幸題

與姓名尙完好

北金石詩注

窠尊二大字

存恭書字徑三尺四寸款徑五寸在武昌縣

窠尊

朱堯書

窠尊

朱堯書

窠尊在石門下土俗編謂窠尊在陶公宅基中有黑石坳

如樽狀杯樽在郎亭山下卽山西乳石有窠因修以藏酒
孟士源愛之命爲杯樽則窠樽自是一物也舊經云郎亭
山下石有窠顛者元結修以藏酒因名之與龍紀勝

馬案右窠尊二大字八分書字徑三尺四寸右題朱堯書
三字亦八分字徑六七寸在武昌縣江邊石壁上按唐元
結集有杯尊銘序云郎亭西乳有紫石臨樊水漫叟搆石
顛以爲亭石有窠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杯
尊乃爲士源作杯樽銘云云又窠尊五言古詩一首有窠
石堪爲口句士源者據縣志爲孟士源唐天寶間爲武昌
令朱堯不知何許人當必與士源同時此二字爲士源書

也

湖北金石記

廣習池記

佚

唐廣習池記盧允中撰大厯二年立

訪碑錄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

佚據太白

集錄入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人到於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國之政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遏屠岸之誅存孤嗣趙太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哉七代祖茂後魏尙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尙書曾祖駿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葉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妣

有吳錢氏及長史卽世夫人早孀弘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儔歟少卿當塗縣丞感槩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爲子房紳卿尉高郵才名震耀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懼之旣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璞玉者三江之巨橫白額且去清琴高張兼操刀永興二邑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宋城易子而炊骨吳楚轉輸蒼生嗒然而此邦晏如襁負雲集居未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未擇地而出大冶鼓鑄如天降神旣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其賴之官絕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本道采訪使皇甫公旣聞而賢之擢佐輜軒多所弘益尙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相國崔渙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所謂投刃而

皆虛爲其政而則理成去若始至人多懷恩新宰王公名庭
璘巖然太華浼然洪河含章可貞幹蠱有立接武比德絃歌
連聲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
諸寮吏式歌且舞願揚韓公之遺美白采謠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實爲帝
里時難世訛薄俗如燬韓君作宰撫茲遺人滂汪王澤猶鴻
得春和風潛暢惠化如神刻石萬古永思清塵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并序李白撰碑久佚

金石存佚考

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

伏據太白集錄入

太虛旣張惟天之長所以白帝真人當高秋八月五日降西
方之金精采天長爲名將傳之無窮紀聖誕之節也我高祖

創業太宗成之三后繼統王猷如一大盜問起開元中興力
倍造化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遏犧農之頽波返酒朴於太古
雖軒后至道猶聞蚩尤之師今網漏吞舟而胡夷起於穀下
先天文武孝感皇帝越在明兩總戎扶風正帝車於北斗拯
橫流於京口迴日與於西山拂蒙塵于帝顏呼吸而收兩京
烜赫而安六合麻列辟而罕匹顧將來而無儔太陽重輪合
耀並出宇宙翕變草木增榮一麾而靜妖氛成功不處五讓
而傳劍璽德冠樂推於戲昔堯及舜禹皆無聖子審麻數去
已終大寶假人飾讓以成千載之美未若以文明鴻業授之
元良與天同休相統億祀則我唐至公而無私越三聖而殊
軌騰萬人之喜氣爛八極之祥雲上皇思汾陽而高蹈解負
重於吾君能事斯畢與人更始乃展祀郊廟望秩山川方掩

髡於河洛弔人於幽燕但誅元凶不問小罪噫大塊之氣歌
炎漢之風雲滂洋雨汪濊澡渥澤除瑕類削平國步改號乾
元至矣哉其雄圖景命有如此者我邦伯韋公大彭之洪膺
扶陽之貴族雄略邁古高文變風運當一賢才堪三事歷職
部劇能聲芴流振繡而白筆橫冠分符而彤襜入境曩者永
王以天人授越東巡無名利劍承喉以脅從壯心堅守而不
動房陵之俗安於太山休奕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深嘉
直誠移鎮夏口救時艱也愼厥職康乃人滅兵歸農除害息
暴大水滅郭洪霖注川人見憂於魚鼈岸不辨於牛馬公乃
抗辭正色言於城隍曰若三日雨不歇吾當伐喬木焚清祠
精心感動其應如響無何中使銜命徧祈名山廣徵牲牢驟
欲致祭公又盱衡而稱曰今主上明聖懷於百靈此淫昏之

鬼不載祀典若煩國禮是荒巫風其秉心達識皆此類也物
不知化如登春臺有若江夏縣令薛公揖四豪之風當百里
之奇幹蠱有立含章可貞遵之典禮恤疲於和樂政其成也
臻於小康中京重覩於漢儀列郡還聞於舜樂選鄂之勝帳
於東門乃登幽歌擊土鼓祀蓐收迎田祖招搖回而大火乃
落閭闔啓而涼風始歸笙竽和籥之音象星辰而迭奏吳楚
巴渝之曲各土風而備陳禮容有穆簪笏列序羅衣峨眉立
乎玳筵之上班劍虎士森乎翠幕之前千變百戲分曹賈勇
藹子跳劍迭躍流星之輝都盧尋撞倒挂浮雲之影百川繞
郡落天鏡於江城四山入牖照霜空之海色獻觴醉於晚景
舞袖紛於廣庭鶴髮之叟雁序而進曰恭聞天子無戲言恐
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願畱公以上聞悅坐棠而食風庶

刻石以賓美白觀樂入楚聞韶在齊采諸行謠遂作頌曰
爽朗太白雄光下射崢嶸金天華岳旁連金精騰氣赫矣昭
然誕聖五日垂休萬年擘胡挺炎大人有作雷霆發揚撓搶
乃落九服交泰五雲縈薄掃雪屯策洗清寥廓軒后訪道來
登峨嵋上皇西去異代同時六龍轉駕兩曜迴規重遭唐主
更覩漢儀肅肅韋公大邦之翰秀骨岳立英謀電斷宣風樹
聲遠威逆亂不長不極樂奏寺觀丸劍揮霍魚龍屈盤東迴
舞袖西笑長安頌聲載路豐碑是刊

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李白撰在江夏碑久佚

金石存
佚考

金石志五